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农 夫 们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四部长篇小说文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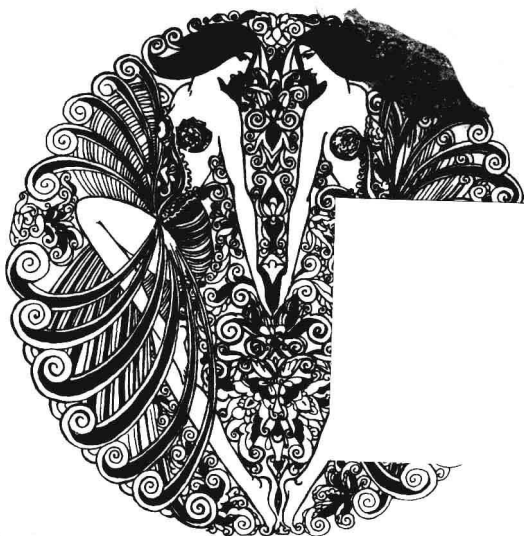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：刘以林

农夫们

著者：〔波〕拉迪斯拉斯·S·蒙特

译编：李湘云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行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介

雷蒙特是波兰现实主义作家，出色的语言艺术家。他出生于乡下一个风琴手家里，在成为作家以前，当过铁路上的职员和外省剧院的演员。

《农夫们》为了概括与大自然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，雷蒙特把作品分为“秋”、“冬”、“春”、“夏”四部。作品主要描写富农马西亚斯·波瑞纳的家庭历史和他同儿子安提克的关系。由于安提克爱上了波瑞纳年轻的妻子雅歌娜，父子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了。农民和地主争夺森林的斗争也是小说情节中的一条重要线索。在农民和地主奴仆的武装冲突中，安提克杀死了打伤波瑞纳的看林人，这就为他们父子的和解打下了基础。后来安提克继承了波瑞纳的土地，从心里铲除了对雅歌娜的爱情，从一个不安分的人逐渐变成跟他父亲一样“严厉”的主人。

目 录

(1)	第一部 秋
(31)	第二部 冬
(63)	第三部 春
(90)	第四部 夏

第一部 秋

1

“噢，你在呀，汉卡。”他转向头缠红巾的美少妇说，“我在收获时节施洗的小男孩好吧？”

“上帝保佑，神父。他健壮又活泼。”

“主与你们大家同在！”

“也跟神父同在！”

好一会儿，他们目送他穿过矮石篱，进入树叶遮掩的附属礼堂，才开口说话。

“全州界找不到更好的人。”一个女人说。

“是呀。”汉卡一边附和一边将满筐的马铃薯倒在新田畦和干麦茎的薯堆里，“上级要调他去城里，爹跟社区长去求主教，才没调他走……你们快挖呀，天快黑了，田地也快掘完了。”

干活的不到 20 个人，大多是老太婆和长工。

过了一会，以雅固斯坦卡为首又说开了：爱嘉莎老婆婆流浪去了，她替亲戚做苦工，侍候他们整个夏天，到了秋天，屋里又容不下她了；帕里奇斯兄弟渐渐大了可还是单身汉，他们得替母亲和雅歌娜管家了；雅歌娜除了吃和睡就是打扮，难怪她又白又胖，她还随随便便找一个年轻人跟她上床；老太婆也老是上教堂，哪儿有教区狂欢节她就上哪儿。雅固斯坦卡还悄悄说，汉卡的丈夫安提克像狗似的跟在雅歌娜的身后。直到波瑞纳的女儿幼姿卡跑来，她们才闭上嘴巴。

她来了，气喘吁吁，老远就叫喊：

“汉卡，回家！母牛出问题了！爹还没回家，你快来！”

“我的天哪！哪一只母牛？”

“红白花。”

“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是我的牛。”汉卡说着，从吊床里抱起婴儿，跟在幼姿卡身后，惶然走开。

“可怜的红白花怀了小牛。”

“波瑞纳没太太，幼姿卡又小，不会理家。”

“汉卡和安提克只一心从他手上刮东西。”

“波瑞纳还很壮，说不定会再娶。”

“他已超过 60 岁了。”

“别担心，哪个女孩子都肯嫁他。”

“他已经死过两个太太了。”

“愿他有机会安葬第三个，上帝保佑他。”

2

这时候，很多人挤在波瑞纳家的院子里。红白花母牛躺在牛舍前的肥料堆上打滚。

汉卡到家，直接去看母牛，她泪流满面。

“爹和安提克回来了！”幼姿卡跑过去嚷道：

“爹，红白花快死了！安布罗斯说是牛瘟……”

“什么？我的最好的母牛！”波瑞纳跑过来。

他盯着母牛许久，嚷道：“它完了！全是这些臭母狗害的！”他哀叫了一阵，然后下决心：“我至少要保住杀牛的一点权利！”便去谷仓拿刀。

汉卡幼姿卡开始流眼泪。

安提克进来，怒骂妻子：“笨瓜！哭什么？爹的牛是爹的损失。”

波瑞纳因损失而心乱、气愤和屈辱不堪。

“怀特克！”他吼叫牧童，并解下宽皮带。

邻居们都不见了，觉得他这个爱打架的人为损失而伤心，说不定会动手打人。

怀特克没有答腔。

波瑞纳隔窗叫道：“汉卡，弄点东西来吃！”

波瑞纳边吃边问：“今早怀特克把牛牵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到贵族领地的小树林里，林务官赶他们走。”

“这些乞食佬！我们有权上那儿放牛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！我要告他们。”

安提克坐在门廊上吃晚餐，汉卡怯生生地叫他劈柴——他常骂她，甚至打她——他没答腔，不时望望水塘那边的大房子。屋前有个高高的人影穿过果园，看不清是谁。

波瑞纳往磨坊里走，边走边自言自语：还有那么多事要做……还有那件诉讼案——臭婊子！我跟她睡觉？他又想起春天去世的太太，她虽然嘴巴厉害，却是个好管家。如今他像路牌杆一样寂寞。安提克、铁匠女婿老想到他的东西，幼姿卡还不满10岁，媳妇汉卡只会学看家狗哀叫，于是他的财产一点点耗光。“但只要我还能动，就绝不让出一亩地！”他几乎叫出声。

社区长不在家，他太太在给小孩喂奶。不久，社区长到家，坐下来吃晚饭。

“看来是伊娃告你。”他转向波瑞纳说。

“这娼妇！我收留她，她生了那孩子，可我没碰她！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你得出庭。”社区长说。

“我会去的。上帝！烦恼一个接一个！”

“母牛的事我听说了……”

“我要告贵族领地的人。它是我最好的母牛——值三百兹洛蒂，还怀了小牛。”波瑞纳说。

社区长和贵族领地的人很要好，拼命劝波瑞纳冷静些，于是转变话题：

“你该结婚，找个人替你管家。”

波瑞纳叫道：“上回圣母节我就满58岁了，而且她在墓里还尸骨未寒呢！”

“你只管娶，你的一切都会好转。”社区长太太说。

他们开始为波瑞纳物色合适的姑娘。最后社区长提到了多明尼克的女儿雅歌娜，“健美又高大的姑娘。”他说。

一直默听着的波瑞纳说：“听说她乱追男人。”

夜幕笼罩大地，波瑞纳走另一条路回家，认真考虑社区长的建议。

半小时后，波瑞纳站在雅歌娜家门口。灯还没熄，雅歌娜只穿一件罩衫，袖子卷到肩膀，正在拔一只活鸭的羽毛。

“秀丽的姑娘。”他快步走开，血直冲脑门。

走进自家大门，他又回头看雅歌娜家。黑夜中有人在唱一首慢调情歌。他听了很久。

3

曙光驱走了黑夜，东方霞光火红色。

主人还没起床。库巴离开马厩，做完祈祷开始工作。

怀特克睡眠惺松，去掏冻僵的燕子，放在胸口，帮它们温活。他一心一意救燕子，没发现波瑞纳已绕过房子走来，站在他面前。

波瑞纳揪住牛童的衣领，解下皮带，使劲抽他，一边骂：

“你这臭无赖！害我损失最好的母牛！”

安提克还赖在床上，波瑞纳去叫他，交代该做的事，父子俩又吵了一回。波瑞纳满心不高兴，吃罢早餐，套上小母马便出门。社区长曾告诉他9点钟上法庭。

正式开庭了。

换上波瑞纳的案子了。

伊娃泪流满面，要法官签定她手中的婴儿是波瑞纳的，但结果指控完全不成立。波瑞纳松了一口气。

他直接走出法庭，一面等多明尼克大妈，一面再斟酌这件事：伊娃告他是出于什么动机？

多明尼克大妈暗示说，伊娃告他是他的铁匠女婿一手安排的。他不相信。

他们一同上路，波瑞纳脑子里反复思考一件事，计算几个数目，又常常偷看老太婆一眼。

他已过中年，是丽卜卡村的首要人物之一，不宜先开口，只好旁敲侧击：

“听说瓦勒派求婚使者送伏特酒到你家。”

“嗯，别人也来过，但我们的女儿不嫁他们这种角色。”她知道他有烦恼，也知道原因，但不肯说半句话帮他解围。

他们互相沉默，或者勉强找话说。最后，还是她从容不迫地说：“你不送伏特加酒给姑娘？”

“我老了，谁肯嫁给我？”

“立个赠与契约，最好的姑娘也会嫁给你。”

他不答腔，挥鞭让小母马跑。

“正是打亚麻的好天气，雅歌娜也在那边，我要下去跟她们说话。”多明尼克大妈说。

“我载你去找她，这对我们没什么妨碍。”

“你今天真好心！”她露出狡猾的笑容。

农妇们正忙着打干亚麻，太阳照在她们脸上，但她们不在乎。

“上帝保佑你工作顺利！”波瑞纳对雅歌娜说。她只穿一件白罩衫，一条红衬裙。

“保佑你万事如意！”她爽快回答，抬起深蓝色的眸子看他一眼，漂亮的脸蛋浮出一抹笑容。

他兴奋得全身发酥，“哗啦”一声把车赶走，一再回头看她。

“美得像雌鹿的姑娘！”他喃喃地说。

4

9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，空中满是阳光和薄雾，各家的门窗都敞开着。

有人已经出发，沿水塘边慢慢走向教堂。大钟

响了，是礼拜天，应该休息和祷告。

神父家紧靠着教堂，在一座大园深处。库巴不敢进去，静立在一个大花坛边。神父正在花园散步，他迎上去拥抱他的膝盖。

“啊，库巴，波瑞纳家的工人。”

“是的，我带几只鹁鸪给神父。”

“谢谢你的礼物，这边来。”

库巴尊命进了走廊，却停在房间的门坎处。

神父很快出来，递给他一兹洛蒂钱币。

库巴欣喜若狂：几只鸟换这么多钱！除了神父，没人体恤穷人。想到这，他抬头挺胸以威严的风采走向教堂，跛足扬起一阵灰尘。

礼拜式完了，库巴随人们涌进教堂旁的公墓。他知道农舍将有盛宴，但他不着急。

安提克和妻子照例站着跟人聊天。以铁匠为首的另一群人聚在墓地碑坛外的大路上。他是全村最会说俏皮话的人。波瑞纳望着他，听他讲话。不久，雅歌娜跟着母亲打他们面前经过。

雅歌娜环顾四周。她身材高挑，衣着考究，风采不俗。长工和女人都盯着她。她眸子转来转去，终于与安提克四目相交。

安提克和汉卡由谷仓后出来，走上田垅。他们一边谈农事，一边埋怨父亲，内心胀满愤怒和愁

苦，以及恼人的反抗情绪。到了菜圃边，夫妻俩坐在一株矮树下。安提克抽烟，闷闷不乐。汉卡一边给孩子喂奶，一边诉说爹的不公平，以及她的悲伤、委屈和愿望。她生性爱哭，这时痛哭流涕。安提克恼了，大叫一声，撇下她大步走回村子。

安提克和几个年轻人坐在小暗室里。大家围成一圈，眼睛都盯着铁匠。他满脸通红，身子往下弯，挥着手臂，压低嗓门说话。

邻室的铁匠说：“我说的是真话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。每个大地主、神父、官吏都骑在我们头上。我们做工、挨饿，对他们作揖打躬。我们的土地太少了。那边的人有自治政府，每一个都上学，他们全住在绅士家，全是绅士。”

雅固斯坦卡老出现在人多的地方，这时来到小房间，她问傍晚到酒店的安提克：

“那边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温带的国家。”

她怒喝道：“他在骗你们，你们这些木头人却相信他！”铁匠抱起她，把她扔回大房间。

酒店渐渐空了，除了新兵，大家纷纷回家。以铁匠为首的那群人也离开了。